

小引

新文藝運動中，留到現在，最可憐的部門，要算戲劇了。這並不是說，戲劇的努力沒有成功，或是戲劇的成績一無可取。我們看戲劇作家像田漢，洪深，歐陽予倩，陳大悲等，他們在創作和實踐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實在不應該得到這樣荒蕪的收穫；可是幾年來中國的環境，卻是不大適合於話劇的發展。除了在學生界和進步的小市民之間外，她始終不能發抓到大部分的觀眾。而且所有的劇本，能設在臺上表演的，也非常稀少，當然一方面是中國觀眾的程度太幼稚了。另一方面，如今中國的戲劇界中，和話劇競爭的，也是十分利害。舊戲隨着殘餘的封建勢力，還把握着羣衆，梅蘭芳，程硯秋等名伶，並到外國去出過風頭。『文明戲』帶着話劇的遺蛻，用了低級趣味，迎合一般下層的觀眾。新興的電影，完成到有聲的技巧，再加上資本主義作後盾，很快的站到戲劇界最高地位，現在已經和舊劇分庭抗禮，將來一定全是她的勢力了。因此中國新文藝運動中戲劇界的優秀人才，大都投身到銀色圈裏，努力他們的工作。如田漢，洪深，歐陽予倩，應雲衛，袁牧之等，都和電影界發生了

關係。一九三五年業餘劇人公演戈果爾的名作欽差大臣（即巡按）裏面的人才大都是銀色圈裏的。我們可以說，話劇和電影的攜手，正是發揚新藝術的先聲。所以我們對於目前中國戲劇界的衰落，大可不必悲觀。

中國戲劇界的革新運動，當然要推『文明戲』為最早。像鄭正秋、汪仲賢、陳大悲、歐陽予倩，都為文明戲努力過的。民國初年上海的春柳社，是那時人才的集合。可是文明戲的缺點太多了，洪深曾經扼要地說：『所謂文明戲，是整個的倒坍了。戲與演員，同時退化，同時失敗的。講到戲，那已經試驗過，成立的，好的劇本，先祇是不肯嚴格的讀熟遵守，漸至完全棄擲不顧，僅是極簡單的，利用一點情節了。戲劇的取材，不但不直接向人生裏尋覓（所謂創作），甚至外國的好劇本小說，亦無能使用，而專取坊間流行的彈詞唱本，如珍珠塔、珍珠衫、三笑姻緣等，第三四流腐敗的故事了，在表演的時候，因欲博得觀眾的拍掌或發笑，往往任意動作，任意發言，什麼劇情身分性格，甚至情理，一切都不管，所演的戲竟至全無意識，不及兒戲了。再講到演員，他們在劇場以外的生活，至少要與他們在臺上無聊的行爲，同受責備。有時下了戲臺後的罪惡，恐怕影響更要大些。深夜不睡，Wine, Woman

and songs 可以使得人，不論做什麼行業，都要一敗塗地的。他們放任自己，去幹了許多在他們頭腦清醒不瘋狂的時候，所決不會允許自己去幹的事，他們不但降低和破壞了他們的藝術，而且失去了觀衆的恭敬、好感、與同情，也破壞了自己了。在這個時代，所謂文明戲，是怎樣一個東西呢？（一）從來沒有一部編寫完全的劇本的，祇將一張很簡單的幕表，貼在後臺上場處。（二）有時連這張幕表，也不肯鄭重遵守。（三）絕對不排練，不試演，不充分預備的。（四）有時演員上場，甚至連全劇的情節，還不大清楚。（五）演員在外面，過了很放蕩的生活，到臺上時，疲倦，想瞌睡，沒有精神。（六）新進的演員，未受教育，亦無大志，目的祇在混飯吃。（七）沒有藝術的目的，自好者僅知保全飯碗，不良者欲藉戲爲工具，以獲得不正當的出名。（八）即有要好努力的演員，也祇能自顧自，無術使全部改善。（九）佈景道具燈光編劇等，不顧事實，不計情理。——這樣一個東西，還能够不失敗麼？結果好一點的人才，都另外去尋途徑了。『這樣的東西，當然要被淘汰。到了新文藝運動開始，新青年和其他類似的雜誌裏，便有討論戲劇的文章。可是理論雖然豐富，創作卻非常稀少，只有胡適作的終身大事一本，而且先寫成英文的。民國十年五月，沈雁冰，陳大悲等十三個人，組織民衆戲劇社，並出版戲劇月刊，

由中華書局印行，一共出了六期。民國十一年冬季，蒲伯英在北平開辦人藝戲劇專門學校，可是只經過兩個年頭，因為經濟關係，終告解散。那時劇本的創作卻漸漸地多起來了。首露鋒芒的，便是田漢。他在創造季刊上，發表了咖啡店之一夜和午飯之前，後來成了南國社的主要人物。郭沫若寫了三篇歷史劇，叫做三個叛逆的女性，即卓文君、王昭君、蘇武妻，充滿着反封建的熱情。那時文學研究會方面，對於戲劇的貢獻，比創造社較為減色，寫劇本只有葉紹鈞、熊佛西等兩三個人。但是這時候的劇本，已經為可以上演著想了。像侯曜、徐公美、谷劍塵、丁西林、熊佛西等，都有幾篇膾炙人口的創作。學校中開什麼遊藝會，也表演話劇了；文藝刊物上，也登載劇本了，可以說興盛時代。但是1926—1927的革命狂浪，也震撼了戲劇界。一部分的劇作者，因為從事革命工作的結果，創作的題材也改變了。從前是反封建的，如今已走到反帝反封建的路上去了。這時期中最努力的，仍舊是田漢。電影的發展，吸引了戲劇界大部分的優秀人材；因此可以說中國電影之有今日，大半也應該歸功於話劇界的人。

現在再說本書的編選。編選本書，的確很困難的。因為要想用最少的篇幅，將二十年來中國戲

劇界的名作，一一包括在內，簡直是很費力的事。編者盡心想做到這一點，曾經和幾個愛好話劇的朋友，加以仔細的探討，才決定選下面幾篇，這裏略附一些紹介，以增閱讀的興趣：

田漢，字壽昌，又用陳瑜的筆名。湖南長沙人，留日學生。他是中國最有名的戲劇家，曾辦過南國學院，造就戲劇的人才；也曾導演過電影，聯華公司的三個摩登的女性，便是他的成績。他創作的戲劇很多。這裏選的三篇，可以說他的代表。蘇州夜話是以反對軍閥內戰為中心思想，敘述一個老畫師，因內戰而家破人亡，父女離合的悲劇。獲虎之夜以鄉間的戀愛悲劇為題材。這兩篇都帶有濃厚的詩意，可是比他的純粹詩劇南歸，更適於表演。另一篇戰友，是他後期的代表，反映着「一二八」英雄的戰爭，以受傷的大學生和勇敢的女看護為主角。田漢最近的作品，還有回春之曲，雖有反帝的意識，但演出時成了 *Romance* 了，所以不選。

洪深，字伯駿，江蘇武進人，留美學生，是一個實踐的戲劇家。回國後組織戲劇協社，表演話劇，獲得非常的成功。他在劇作方面的成績，卻不及實際方面的努力。這裏選的趙閨王是他的代表作，描寫從事內戰兵士的慘酷，簡直異常恐怖；就是不看表演，只讀這一本劇本，也要令人毛髮悚然。還有

一本五奎橋，結構也很好，但因篇幅關係，不能選入。

陳大悲和汪仲賢，是最早努力文明戲的人，也是文明戲的覺悟者，他們都是實踐的戲劇家，可是創作很少。這裏選的兩篇，雖然題材很平凡，卻是很適於表演的。尤其是汪仲賢的好兒子，這種家庭，正是我們日常在上海都能見到的。

郭沫若是一個多方面的文學家，最會寫詩，也會寫小說和戲劇。他的戲劇裏還帶着雄渾奔放的感情。這裏選的卓文君，是三個叛逆的女性裏的一篇。雖然以相如、琴、挑文君為題材，而舊皮袋裏裝新酒，對於封建勢力，下了很嚴重的攻擊。

歐陽予倩是湖南瀏陽人，早年便在日本留學。他對於京戲、文明戲、話劇、跳舞，無一不精，曾經在春柳社裏表演過，也曾做過京戲裏的青衣，舞臺經驗，當然非常充分。他的喜劇回家以後，以留學生棄糟糠妻另尋新歡為題材，寫得很是輕鬆，令觀眾不由自主地和吳自芳（劇中的女主角）發生同情。

熊佛西，江西豐城人，在北平任教戲劇課程。他的劇作很多，也極著名，可惜太庸俗化了。像一片

愛國心，蘭芝與仲卿等。這裏選洋狀元一篇。谷劍塵，浙江上虞人。他和熊佛西一樣，劇作太嫌庸俗化。所作也不及熊佛西的多和普遍；而舞臺經驗，卻較熊爲豐富。

丁西林，原名燮林，字巽甫，江蘇泰興人。他的創作一隻馬蜂，是很談諧的喜劇，也是最成功的作品。

鄭伯奇，陝西人。他是創造社的主要份子，寫的劇本也不少。抗爭帶着強烈的反帝意識，故事是在上海所常能見到的，外國水兵欺凌咖啡店的侍女，而寫得也很動人。

向培良是一個劇作家兼戲劇批評家，這裏選的一篇暗嫩，充滿着熱情，是一篇很好的文章，而不適於表演。取材是聖經裏的故事。

袁牧之，原名家萊，浙江寧波人，是戲劇界的後起之秀，現在從事電影，像桃李劫和風雲兒女也得到很大的成功。這裏選的一個女人和一條狗，是一篇輕鬆的獨幕喜劇。

『見仁見智，各有不同。』本書的編選，當然不能盡滿人意。而且『滄海遺珠，在所不免。』篇幅的限制，更使我們不能充分的採擇。可是我們敢說，這裏的十四篇，全是各家的代表名作；而且表演

的成績，也久爲世人所稱道。『以小觀大』二十年來的中國戲劇運動，也可暫留片影吧。

編 者

目次

小引	(一)	編者
蘇州夜話	(一)	田漢
獲虎之夜	(一六)	田漢
戰友	(三八)	田漢
趙閻王	(五七)	洪深
卓文君	(八九)	郭沫若
幽蘭女士	(一一五)	陳大悲
好兒子	(一六三)	汪仲賢
回家以後	(一八〇)	歐陽予倩
洋狀元	(二〇三)	熊佛西
一隻馬蜂	(二三三)	丁西林
冷飯	(二四九)	谷劍塵
抗爭	(二六七)	鄭伯奇
暗嫩	(二七七)	向培良
一個女人和一條狗	(二九三)	袁牧之

蘇州夜話

田漢

登場人物：

劉叔康（老畫家）

楊小鳳（女學生）

賣花女

男學生甲乙丙丁四人，賣報者一人。

時代：

現代

地方：

蘇州某飯店鄰接小廳之一室。

（老畫家率其畫徒五六人來蘇州寫生，下榻蘇州飯店，此時適由郊外暢遊歸寓，各人畫布上皆取得自然的斷片若干，左側學生甲，正面近進門處學生乙，皆在對着他們輕便的畫架熱心地改畫。惟右側近腳光處他們此來的唯一的並且最使他們一行引爲誇耀的女同學楊女士，很安舒地一腳攔在

學生丁

膝上，在恢復她一日間的疲勞，手裏還拿着一本關於蘇州的書熱心地在做他今日經過的名勝古迹底歷史的研究。右側學生丙在洗面打雪花，近右側腳燈處學生丁，於梳好頭髮之後在打領帶。）

（領帶老打不好，意欲找密司楊替她打，望了她幾眼，但又未便率爾而出，祇好用個盤東擊西之法，先請忙於“Self decoration”的學生丙。）老周，你替我打一打罷。

（舉起一雙滿着雪花的手）你看我沒有工夫，你去找密司楊罷。她閒着。

（正中下懷，很情熱的走到密司楊側。）密司楊

楊小鳳

（由書裏擡起頭來）什麼？

學生丁

請你替我打一打罷。我老是打不好。

楊小鳳

對不起，我不會。（依然看她的書去了）

學生丁

不會（哀求地）沒有的事罷。你今天早晨不是還替老陳（指其鄰座改畫的同學）打過的嗎？

學生丙

（雪花打好了，對丁。）得了；還是我替你打罷。

學生丁

密司楊會的呀。

學生丙

老兄，別傻了。密司楊對於打領結，就像她圖畫的時候取景一樣，也得有點兒『選擇』呀，不然她為什麼要這麼遠來畫虎邱的塔，又不就近去畫我們學院後面的那個水塔呢？

學生丁

糟糕！你把我比成那個水塔了。

學生乙

（大笑，停丁畫筆。）一點也不差，你看你頭這麼大，身子這麼小，不像一個水塔像什麼呢？

學生丁

那麼難怪了，你們看老陳頭尖尖的，身子那麼胖，可不正像虎邱的那個塔嗎？

學生甲

（和密司楊通笑了。）假若我像虎邱的塔，你先生倒有點兒像生公說法台旁邊池子

楊小鳳

裏的那塊頑石呢。你看今天劉先生站在生公講台底下對我們講自然與人生的時候，他一個人不是抱着那塊頑石坐着麼？（笑着說）密斯特張，我替你取個名字，好不好？

學生丁

（很誠懇地）不管什麼名字，祇要是您取的，沒有不好的。

楊小鳳

那麼你乾脆不要叫君實了，改叫『頑石』好不好？

學生甲

好極了（拍手大笑）

學生丁

謝謝，我是一塊頑石，你是一顆靈芝草啊，小姐。

楊小鳳

（啞然）……

學生乙

看你不出，你倒不老實。

學生丙

別演紅樓夢了，我們趁劉先生沒有回，到外面去頑頑罷。

學生丁

好，去罷。

學生丙

老朱，別畫了，去罷。

學生乙

等一等。

學生丙（搶去畫筆）等什麼？像咱們這形兒，等一

輩子也沒有出息。還是到街上去罷。

學生乙（望學生甲）那麼老陳你也得去。

學生甲（一心改畫）我不出去。

學生丁那麼密司楊，你同我們去罷。

楊小鳳（捏其腳趾）不，我腳痛。

學生丁咳，誰叫你穿起高跟鞋爬山呢？

學生乙這個不行，至少老陳得去。

學生甲今天早晨我出去太早了。受了點兒涼，這會兒還頭痛。

學生乙

她腳痛你頭痛，怎麼這麼湊巧。可是你們倆

要一個也不去，我們都要心痛的。

學生丙

去呀，去呀！

到街上去，

到夜的蘇州去。

夜的蘇州是多麼有趣：

你可以看見羅馬似的城頭的月，

你可以看見威尼斯似的街頭的水，

蘇州夜話

你可以看見那船上詰婆西似的女。

采香船上女如花，

千古風流夢館娃。

何處文園消渴病，

金閨門外品清茶。

對呀，我們陪詩人喝茶去。

去。

學生丙

學生乙

（老畫家劉叔康在他們不注意的當兒登場。）

老陳去，我們喝茶去，蘇州的茶頂有名的。

我不要喝茶。

那麼我們就喝酒去罷。

學生丁

Oh! wine, woman, and song, 喝酒，聽蘇

州的女人唱歌，這是多麼够味的事……

學生們

（次第見其師至皆肅靜）……

（惟有他不曾看見）去呀，去呀，怎麼又不

觀；那麼老了，還戀愛觀哩。

學生甲

（微牽丁衣）怎麼？詩人你也不去了麼？（猛見劉不覺悚立）

劉叔康

（舒徐地而自帶威嚴地）我此次帶你們到蘇州來，原是要你們來用功的。不是單叫你們來頑的。『學問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我們這樣的窮學生到蘇州來，根本就容易，所以我叫你們努力和時間爭鬭，別老是貪酒貪茶的。我今天在虎邱，不對你們說過的嗎？假使蘇州人少喝幾杯茶，蘇州一定比現在要美得多。

（諸生皆靜聽。）

（密司楊放下書本。）

學生丁

（頑皮地）那麼先生，我們出去也不喝酒，也不喝茶，單去看看女人，好不好？

劉叔康

（沉吟地）女人？女人是罪惡的東西，幾千年前的蘇州就亡在女人手裏。遊鱗巖山上的時候，我不也對你們說過的麼？那琴台，那月池，那響屨廊，那采香徑都是女人留下

的罪惡的痕跡！

學生丙

可是先生那不算西施的罪惡，那祇能怪與王不長進呀。

劉叔康

這話也對。蘇州的男子不很值得恭維，因為太女性的了。可是蘇州的女子卻不壞……（他好像不勝懷舊之感似的，不願再說下去了。走到學生甲後看他的畫。）唔，不壞。不過你有些地方還嫌對於自然的愛不夠。先生，您不說我們得做自然的主人，不要做他的奴隸麼？

學生甲

劉叔康

是的，得做自然的主人，可是你要做他的主人，你得充分知道他，若要充分知道他，就得充分地愛他。

（學生乙丙丁在劉熱心為學生甲說理時，早一個個溜跑了，最後密司楊當不住他們的示意，也背着劉先生一顛一顛地去了。）

（未覺）風景畫家對於自然的愛，應該和你這畫裏面那農夫對於土一樣，你看那農夫對於他天天親近的那鋤頭底下的土，就

劉叔康

你這畫裏面那農夫對於土一樣，你看那農夫對於他天天親近的那鋤頭底下的土，就

像是對着給他奶吃的母親一樣，他好像聞得着她的熱香，聽得着她的呼吸，感得着她的脈搏似的——畫風景畫不到這個境界，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學生甲

（見密司楊也走了，早已無心作畫，更那來的心思聽他的先生談畫理）是，是。

劉叔康

（熱心地感激地）伯高，你得努力，因為你大可以學畫。我現在別沒有什麼奢望了，祇望在你們中間能得一個真的繼承者，真的同志，我也就滿足了，也就覺得不寂寞了。

學生甲

（作傾聽狀）外面有人敲門（急擲筆趨出）

劉叔康

（一見學生盡去）一個個都溜跑了。（隔壁酒樓上女子的歌聲，清揚入耳，他自嘲地）蘇州女子的唱歌，自然比一個老畫師的談畫要好聽得多罷。（無力地坐在沙發上）

（密司楊徐你由外面顛進來。）

劉叔康

（見楊）怎麼，你沒有出去嗎？

楊小鳳

他們要我一塊兒去；我腳痛，所以又回來了。腳痛？（忙起立讓坐）快坐下來。

楊小鳳

（坐在原來的沙發上）謝謝。

劉叔康

（略一回顧見諸生盡去）痛在那兒？

楊小鳳

（攔右腳於左膝指之）這兒。

劉叔康

（手按之）這兒？

楊小鳳

（謔痛而誇張地）噯，噯！

劉叔康

噯呀，誰叫你穿起這樣的高跟鞋爬山呢？

楊小鳳

（解地）我穿慣了。

劉叔康

（感慨地）咳，一個藝術家爲着完成他的藝術，不知道要受多少痛苦。正和你們女人

家爲着愛漂亮所受的痛苦一樣啊。

（他在室內徘徊有頃，忽覺一種被壓抑的感情迸裂而出。）

劉叔康

小鳳，

楊小鳳

噯（見其激越之狀，大驚。）

劉叔康

我的女學生也不算少了。可是我——我覺

得祇有你，小鳳，祇有你……（很迫切地）

楊小鳳

（驚訝而退卻地）我怎麼樣？

劉叔康

（一字一頓地）你最有希望！

楊小鳳

（恍然安心）哦……

劉叔康

人一過了壯年，他愛熱鬧的心腸遠勝過少年人，可是運命每每使他和熱鬧離開。我因為已經是個四海無家的人，家庭的樂趣，我是被拒絕的了。我祇想在你們中間尋到我的樂趣，我的光明，我的愛，這就是我辦這個小小的學院的原因了。可是我寂寞得很。我千辛萬苦得來的教訓，得來的真理，很熱心地拿來送給你們，可是你們雖然天天念着我的講義，事實上都把牠當作糞土似的，誰也不願意接受。小鳳，要不是還有你在我，真快要把我的樂趣，我的光明，我的愛都失掉了。

楊小鳳

（傾聽他的懇切的話後，忽然立起來抱着這晚境蒼涼的老畫家很情熱地。）先生！

劉叔康

（驚喜無措）怎麼？

楊小鳳

（把頭伏在他的懷裏，一句一句地。）我雖然年紀很輕……

劉叔康

（緊張地）唔！

楊小鳳

不懂得什麼……

劉叔康

唔。

楊小鳳

可是您要是真正……

劉叔康

（緊張地）真正怎麼？

楊小鳳

真正愛我的時候……

劉叔康

（更緊張地）哦，真正愛你，又怎麼樣？

楊小鳳

（緊抱着他）我——我願意做您的……

劉叔康

（緊張到極度）哦，你願做我的——做我的什麼呀？

楊小鳳

頭伏得更進……

劉叔康

（驚喜欲狂）小鳳你說呀，有什麼話祇管明白地說出來，別藏在心裏，彼此都難受。我雖然年紀比你大幾歲，可是我的血還是一樣的熱呀。快說出來罷，你願意做我的什麼，小鳳……

楊小鳳

（很親熱地）我願意做您的（忽又伏其頭於他的懷裏）……

劉叔康

（受不住這種心的激動，兩眼望天手撫着

她的頭似乎在上感謝上帝賜他這樣不意的幸福啊！(忽野獸似的抱住着她，過着她)

做我的什麼快說！

楊小鳳 (手撫其頰) 做您的女兒呀。

劉叔康 哦(氣球昇至三十三天忽然炸裂)……

女兒啊(無力地可是很慈愛地吻了她的額)孩子，你怎麼不早說呀(拭汗)

楊小鳳 您不是知道我是沒有爸爸的可憐的孩子嗎？

劉叔康 好，你願意的時候我就做你的爸爸罷。坐下

來，別站壞了，你不是腳痛嗎？(扶楊坐沙發，

自取椅坐其旁)

楊小鳳 謝謝。

劉叔康 咳，說起來正和你有過爸爸一樣，我也是有

過女兒的人啊。

楊小鳳 (高興) 那麼姊姊在那兒呢？

劉叔康 (打量楊) 唔。她若是還在的時候怕要和你

一般兒高了。可是她的年紀比你還小，你得叫他妹妹呢。(默算)那是十幾年前的

事兒，那時她纔五六歲，現在若是在的時候是十八歲了。

她小我兩歲。

楊小鳳 這孩子不單止模樣兒長的和你一般可愛，

她的聰明也很够。記得她很小的時候我教

她唸一首唐詩『淡淡長江水，悠悠遠客情，

落花雖有恨，墮地亦無聲。』她一學就會，時

常放在口裏當歌唱；可是那裏知道四句詩

就豫言了我今日的心境呢啊。落花雖有

恨，墮地亦無聲。

難道說妹妹不在了嗎？

楊小鳳 誰知道？

劉叔康 怎麼會不知道呢？

小鳳，我平常因為怕觸起我的舊痛，所以從

來不和你們談起我的家事……十年前我

和睡在酒樓傍邊一樣是完全沉醉在藝術

裏面的，我覺得藝術高於一切。加上我父親

傳下不少的美術上的收藏，所以我自從出

了學校門之後，就在北京的郊外，我家的近

邊築了一個精美的畫室。我和我那賢德的妻子——她的原籍也是蘇州人——和我那可愛的女兒，住在那裏面作畫。我學着古人畫『長江萬里圖』的意思，想竭大半生的精力畫一幅大畫叫『萬里長城』。象徵我們民族的偉大的魄力，並且搜集了許多關於長城的故事，像孟姜女之類，想把她畫進去。這畫畫了五年，就逢着一次可詛咒的內戰，一個軍閥和另一個軍閥爭奪北京，北京城外成了他們的戰場，不用說，我的家，我那精美的畫室成了他們的炮火的目標。我是個倔強不過的人，我不信家裏人的勸告，在炮火中間安然地作畫。可是在一個黑夜裏我忽然驚醒來的時候，大兵已經搶到我的家了。我慌了，我一面教我的妻子帶着女兒先逃，一面趕忙去保護我那畫室，因為畫是我的生命呀……可是那些大兵看見我鎖那畫室，以為那中間一定像皇帝的陵墓一樣，藏着什麼金銀珠寶，幾槍托就把我那

楊小鳳

畫室的門給打開了。（示以手指）這個指頭就是那個時候弄破的。（驚視）啊呀，可是沒有開槍還算是好的呢。

劉叔康

他們進來之後，一看除了一幅大畫之外，幾乎沒有一樣值錢的東西，何況那幅大畫值不值錢還不曉得呢；他們氣了，一頓刺刀把我那幅費了五年心血還沒有畫成的大畫一塊一塊地割爛了；我在旁邊看着就好像被他們一刀一刀地割着自己的皮肉一樣。我跪着哀求他們留下一段；他們——啊，那些禽獸——他們那裏肯聽，一把火，就把我那精美的畫室啊——我那象牙的宮殿——全給燒了。我做夢似的心裏，忽然想起我的妻女來了；她們呢——趕忙在兵火中一找，那裏看見她們的蹤影。我望着天，望着我那畫室的火光，我呆了。我的腦筋像給雷擊碎了似的，我昏了……

楊小鳳

後來怎麼樣呢？